

“神秘之域”的产生与消解

——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的困境及其出路

吴玉军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受盎格鲁—萨克森和德意志两种哲学传统的影响,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借助语言分析的途径, 力图为“神秘之域”求得避难之所。但是却造成了可说的世界与不可说的“神秘之域”的分离。其后期哲学一改前期哲学的立场, 不再对语言进行形而上的玄思, 而是注重考察语言的日常用法。维特根斯坦正是通过“语言游戏”说与“生活形式”论, 抹平了可说的东西与不可说的东西的界限, “神秘之域”也因融入到日常生活之中而得以消解。

关键词: 维特根斯坦; 世界; 神秘之域; 语言游戏; 生活形式

中图分类号: B5 **文献标识码** A

维特根斯坦在一生的不同时期, 创造了两个具有高度独创性的思想体系。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以《逻辑哲学论》为代表, 后期哲学以《哲学研究》为代表。这两个时期的哲学理论分别对逻辑实证主义和日常语言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维特根斯坦在二十世纪哲学史上占据一个突出的位置, 原因正在于此。正像马尔康姆所说的: “每一个体系……都对当代哲学产生巨大影响, 而第二个体系却是批评和反对第一个体系的——这种演变在哲学史上也许是独一无二的。”^{[1](p113)}我们在此所关注的也正是这一前后期哲学思想的差异问题。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的差异, 早已为众人所熟知, 这方面的探讨可谓是汗牛充栋。但是, 我们无意从宏观角度把握这一转变的总体概况, 我们所关注的是, 维特根斯坦哲学中“神秘之域”这一问题的产生及其解决方法。通过这一考察, 力图从“神秘之域”这一独特角度来窥视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的差异, 并从中显示其哲学所蕴涵的巨大魅力。

一、《逻辑哲学论》的两大组成部分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一书共讨论了七个主要的哲学问题: 一、世界是一切发生的事情; 二、发生的事情, 即事实, 就是诸事态的存在; 三、事实的逻辑图象是思想; 四、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 命题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 六、真值函项的一般形式是: $[P, \xi, N(\xi)]$ 。七、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这七大问题勾勒出了全书的四大基本框架, 即: 一、阐明世界的逻辑结构; 二、阐明语言的逻辑结构; 三、阐明世界和语言的界限; 四、阐明世界之外“神秘之域”的存在。如果再作进一步的概括, 我们可以说《逻辑哲学论》全书实际上就是由可说的东西与不可说的东西所组成。可说的东西是同语言、逻辑、世界有关的东西; 而不可说的东西是指那些“只能显现”、“神秘的”、“应当保持沉默的”东西。在维特根斯坦看来, 这些不可说的神秘之物, 归纳起来主要有四大类: 1、逻辑形式; 2、哲学的本质; 3、伦理学、“唯我论”和“生命意义的问题”; 4、对于“世界存在”的神秘感觉。^{[2](p239)}在此, 维特根斯坦所着重关注的是后三类问题。这也说明维特根斯坦对人文精神和人文意蕴的关注。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在后文将加以探讨。

尽管《逻辑哲学论》花了大部分篇幅来论述可说的东西, 而对“神秘之物”的论述异常

简短，“但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他思想中的这个‘神秘的’方面和他逻辑与语言方面的论述同样重要（也许更为重要）”。^{[2](p212)}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维特根斯坦甚至狂热地相信，根据他的观点，人类生活中所有重要的东西，正是我们必须保持沉默的东西”^{[3](p97)}，亦即，逻辑分析手段只是维特根斯坦达到“神秘之域”的必要工具和手段，而“神秘之域”是该书的最终归宿。正如作者本人所表明的“我的著作由两部分组成：写在这里的再加上我没有写的，正是这第二部分是最重要的部分。”^{[3](p143)}

二、神秘之域的产生

循着上述思路，我们来考察维特根斯坦得出“神秘之域”的过程。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通过图象论揭示了语言与世界之间的逻辑同构关系。他认为世界的最小组成单位是对象；对象的一定配置组成原子事实；事态分为存在的事态与不存在的事态，存在的事态是事实，事实由原子事实组成；世界是存在的事态即事实的总和。与之相对应，语言的最小单位是名称；名称以有意义的方式组合成基本命题；命题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数；语言是所有命题的总和。很显然，语言与世界是极其对称的，二者具有影射关系：名称与对象相对应，基本命题与原子事实相对应，作为命题总和的语言与作为事实总和的世界相对应。语言与世界在逻辑上是同构的，语言与世界之间的这种逻辑同构关系也就是图象关系。语言就是世界的图象，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正因为语言与世界之间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因而语言可以描述世界，世界是可说的。尽管语言只能描述世界中的事实，而不能描述世界界限之外的领域，但是我们的意志和感觉却向我们昭示在这一领域当中确实有不可说的东西。这些东西显示自己，它们是神秘的。

在图象论基础上，维特根斯坦得出了有意义命题与无意义命题的划界标准。他认为“命题的意义就是命题与事态的存在与不存在的可能性相符合”^{[4](4.2)}，这表明，命题是否有意义，在于它是否陈述了逻辑空间中可能存在的事态。在此，维特根斯坦得出了意义深远的反形而上学结论。因为传统的形而上学所阐述的诸如“善恶”、“灵魂”、“本体”等一些问题并不存在于事态所构成逻辑空间之中，因而是语言所无法把握的。否定了传统形而上学命题亦即“神秘之物”的无意义性，并不表明它们的无价值性。维特根斯坦的意图不过是表明伦理学、美学、形而上学、世界的神秘感等这些“神秘之物”的不可说性。然而，这些东西时刻撞击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对人生与世界产生出神秘的感觉。价值不存在于世界之内，而恰恰存在于世界之外。正如他所指出的，“世界的意义必定是在世界之外。在世界中的一切东西都如本来面目，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实际上所发生的。其中没有任何价值，——如果它有价值的话，它就没有价值了”^{[4](6.41)}。

正如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序言中所指出的“这种界限只能在语言中划分，而在界限那一方面的事情，就简直是无意义的”^{[4](p27)}。维特根斯坦正是从语言之内为世界划定了界限，从而得出了这一不可说的“神秘之域”的存在。“神秘之域”对人类而言是最为重要的，它是人类情感的依托。然而作为人类情感依托的“神秘之域”对人类却又是不可言说的。世界绝不决定“神秘之域”，“神秘之域”亦不决定世界，二者处于分离状态之中。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全书基本结构的分析，我们看到，得出“神秘之物”是全书体系的必然。在此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地分析，究竟维特根斯坦为何对于全书体系作出这样的安排呢？难道仅仅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就会必然得出这一必然结论吗？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神秘主义毕竟和逻辑—语言分析没有必然的联系，采用这一方法并非只能通向神秘主义。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和卡尔纳普的逻辑实证主义从维特根斯坦哲学中得到启发，用类似的方法来论证一种世界观。但他们得出的结论都是经验主义的，没有一点神秘的色彩。”^{[5](p62)}因而，对于维特根斯坦得出“神秘之域”的原因的分析，应当更加深入一步。我们认为有三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在其中发生着作用：

(一)、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坚持实在论立场。《逻辑哲学论》时期的维特根斯坦信奉和采用了弗雷格和罗素共有的实在论立场。他认为逻辑揭示了一切可能事态固有的必然结构。作为重言式的数学，它陈述了逻辑空间中的所有可能性而揭示了实在结构中的必然性。完美的语言必须具有与实在间的确定的对应关系。在此，语言的功能被限定在对事实的描述上，它仅作为现实的反映工具而存在着。语言图象论就是如此。由此，世界的界限就是语言的界限，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因而“神秘之域”的对象由于不存在于事实逻辑空间之中，语言也就无法对其加以把握。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维特根斯坦在语言问题上不坚持实在论立场，他也会丧失得出“神秘之域”的契机。因而实在论立场是维特根斯坦达到《逻辑哲学论》的结果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事实上，语言并不仅仅是外在事物的反映工具，语言对实在具有强大的反作用，正如鲁宾斯坦所说的，“许多现象，如果脱离了语义约定论就根本不存在”。^{[6](p18)}语言也并不与实在存在一一对应关系，正象后期维特根斯坦所主张的那样，语言的标准可以根据实践的需要而不断加以改变。1928年，维特根斯坦倾听了直觉主义学派数学家布罗维尔的演讲后，领会到了康德哲学的构造论和约定论思想，使他改变了实在论意义观而转向约定论意义观。这构成了维特根斯坦语言观转变的一个重要契机。

(二)、维特根斯坦深受德国哲学传统的影响。维特根斯坦处在两大哲学传统的影响之下，他受到了盎格鲁—萨克森哲学传统的影响，并吸收了弗雷格和罗素的现代逻辑分析思想方法，但是他更多的是从德国哲学传统中汲取了营养，其哲学气质明显与康德、叔本华相似：在康德那里进行了现象界与物自体的划分，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变成了可说的东西与不可说的东西的区分；物自体的不可知性变成了对不可说的东西的沉默；为实践理性的辩护变成了对“神秘之域”的辩护……叔本华的著作也对维特根斯坦产生着重要影响。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青年时期读了叔本华的《作为表象的世界》，而且他最初的哲学思想就是叔本华的认识论和唯心主义。”^{[1](p4)}维特根斯坦关于可说的世界与不可说的“神秘之域”的划分，无疑与叔本华的表象世界和意志世界的区分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

(三)、维特根斯坦具有神秘主义的气质。在维特根斯坦身上具有两种哲学气质：一是追求逻辑清晰的科学主义气质，另一种是追求神秘性的人文主义情怀。如果说维特根斯坦坚持实在论的意义观，所体现的是他的科学主义气质，那么，他深受“诗人哲学家”和“哲学家诗人”的感染而在人类存在和生存意义方面的体验，则明显地体现出他的人文主义情怀。叔本华、克尔凯戈尔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大思想家所具有的悲剧式人生体验和神秘的宗教关怀及其强烈的非理性主义倾向深深地影响着维特根斯坦，使他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气质。对维特根斯坦来说，“最要紧的是哲学，而不是逻辑，后者不过是精心创作他的世界图象的唯一合适工具。”^{[3](p96)}正因如此，赖尔指出，“维特根斯坦从哲学、宗教和诗歌的边缘领域的作家那里受到的影响，较之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那里受到的影响更为深些。”^{[1](p17)}也恰恰是因为这样，维特根斯坦在吸收弗雷格和罗素的思想之时，在某些观点上又背离了他们所创立的逻辑形式。

正因为维特根斯坦哲学深受德国哲学传统的影响，也正因为具有神秘主义的气质，因而他与弗雷格和罗素同是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却得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在弗雷格和罗素那里维特根斯坦的“神秘之域”不仅是无意义的而且是无价值的。而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使其免受语言的干扰。正因如此，我们同意恩格尔曼的观点：“说维特根斯坦从他对于生活世界的基本的神秘态度得出一定的逻辑结论可能更公正一些。他决定把他书的六分之五用于阐述逻辑结论是由于至少它们是能说的。”^{[3](p96)}

但在此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困境暴露出来了。“神秘之域”对人类而言是最为重要的，但却是不可言说的。世界与“神秘之域”之间处于一种分离状态，对人类而言最为重要的“神秘之域”却并不决定可说的世界，亦或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应当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只有将这种所谓的“神秘之物”消解到日常生活当中

去，才能摆脱这一困境。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就是沿着这条路子进行的。

三、神秘之域的消解

如前所述，“神秘之域”的产生，是由于维特根斯坦受其神秘主义情节及其德国哲学传统的影响并在实在论立场上寻求语言与世界同构性的结果。可说的东西与不可说的东西之间的区分，是维特根斯坦得出“神之域”的必要步骤或手段，甚至可以说这二者是同一区分的两种不同说法。正因如此，否定了可说的事实世界，也就必然带来“神秘之域”的消解。循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可以把握维特根斯坦消解“神秘之域”的路径。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引入了“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这两个概念，维特根斯坦正是借助这两个概念来消解其“神秘之域”的。

（一）“语言游戏”

所谓“语言游戏”，实际上就是一种将语言比做游戏的比喻。“我将把由语言和动作交织成的语言组成的整体称为‘语言游戏’”^{[7](p11)}。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始终把语言和游戏做比较来揭示语言用法的多样性和实践性。在他看来，语言的意义在于其用法，“语言游戏”观就是要我们观察在人们的实践生活当中字词是如何使用的。

“语言游戏”论揭示了语言之间的“家族相似”关系，否定了在语言问题上的本质主义观点。假定在复杂多变的事物之中存在一共同普遍的本质，是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的主要特征，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贯穿于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之中。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也是如此。《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的目标是在可说的东西与不可说的东西之间划定一条界限，为此他寻找到了语言的本质与世界的本质，认为语言是由所有描述事实的命题所组成的完整的整体，而世界是由可为命题所描述的事实所组成的完整的整体。语言与世界之间存在一一对应关系。这种寻求语言与世界本质的企图，一旦放到“语言游戏”当中立刻就会显示出它的可疑性。语言有固定的用法吗？没有。维特根斯坦说：“语言和游戏的类比不是很有帮助吗？”在玩游戏的时候“我们一边玩，一边制订规则，而且也有我们一边玩，一边修改规则的情况。”^{[7](p55)}借助语言与游戏的对比，维特根斯坦指出了语言使用规则的可变性和不确定性。为语言的使用制订新的规则，说明了语言在新的情况下产生新的用法，同时也意味着语言产生了新的意义。名称与对象之间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吗？没有。那种将语词的意义等同于被指称对象的观点，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好比是认为钱的唯一作用就是能够买东西一样。“这是词，那是意义，这是钱，那是可以用钱买的牛。”^{[7](p68)}实际上，语言和钱一样，它有多种多样的功能。企图在语言的多种使用中归结出它的唯一功能是描述功能，就象将钱的功能仅仅归结为购买物品的功能一样荒唐可笑。指物定义的方式仅仅是语言游戏的一种，在更多的情况下并不有效。那种对语言强求一律的观点，说明不了各种感叹词的功能。维特根斯坦指出，“似乎所谓‘谈论事情’只指一件事。而实际上，我们用句子做各种各样的事。想一想感叹词和感叹句的各种不同作用就够了。

水！

走开！

啊唷！

救命！

好吧！

不行！

你仍然想称这些词为‘事物名称’吗？”^{[7](p21)}通过这一分析维特根斯坦也表明了企图质问

诸如“什么是长度”、“什么是意义”等这些探讨语言本质的问题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应当探讨“怎样量长度”、“什么是意义的解释”等一些有关语言使用的问题。

批判了寻求语言本质的做法，也就取消了语言的界限问题。“语言游戏”论表明，语言只有在使用过程当中才能体现其意义。这样语言就被融入到了“生活形式”过程当中。

（二）、“生活形式”

“生活形式”这一概念同“语言游戏”是密切相关的。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指出：“‘语言游戏’一词是为了强调一个事实，即将语言是一种活动的组成部分，或者一种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7](p19)}。这说明在“语言游戏”与“生活形式”之间，生活形式是最根本的，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正如他本人所指出的：“语言游戏的渊源和原始形式是一种反作用，只有它才使得更加复杂的形式得到发展。语言——我要说——是一种提炼，‘开始是行为’”^{[8](p44)}。这表明，语言是在人的社会行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亦即在人的适应环境的反应性行为中发展起来的。“生活形式”，从广义上讲，也就是指人类适应环境的反应性行为；从狭义上讲，则是指特定民族和社群所具有的生活形式。

如前所述，由于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是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因而他一改《逻辑哲学论》时期的立场，不再从语言的逻辑结构分析出发，而是从现实生活出发来分析逻辑命题。这样语言便从形而上的玄思中解脱出来，回归到了现实生活之中。语言从人类生活的实践中产生，也应当在生活实践中加以解释；任何一个命题或名称，如果脱离了实践的生活，都将会失去意义。

“语言游戏”与“生活形式”理论的提出，为维特根斯坦消解可说的东西与不可说的东西的界限，为其走出前期哲学的困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由于语言没有普遍的本质，而是由功能多样的游戏组成的异质类聚物，丰富多彩的日常语言不能用简单划一的逻辑观点来判定，它的评判者最终应当落脚到生活形式上。人类的生活形式是多种多样，语言仅仅具有家族相似的特征，在日常生活中进行语言游戏的人们不能够在语言的这种用法与那种用法之间划定明显的界限。语言的功能是多样的，描述功能仅仅是其中的一种功能。语言不仅仅能够用来描述经验事实，还能够表现人的情感、体验、价值关切、宗教关怀等所谓“神秘之域”内的东西。既然哲学活动、伦理活动以及宗教活动等都是生活形式的一部分，那么语言当然能够表现这些活动的内容。原先因将语言的功能仅仅限定在描述功能上而产生的“神秘之域”，现已渗透进了语言之中，可说的世界与不可说的“神秘之域”的界限在立足于生活形式之中的语言中消解掉了。在《逻辑哲学论》中，那一漂泊于语言之外的“神秘之域”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家园。神秘的东西因融入到了日常生活而变的异常自然。

四、总结

从“神秘之域”的产生与消解这一角度，可以看出在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思想发展的过程当中，矛盾的心境始终围绕着他。如前所述，生活于分析哲学大氛围中的维特根斯坦，其哲学气质与其说是盎格鲁—萨克森式的，倒不如说是德意志式的，因而他对人文主义的关怀胜过于对科学精神的关注。尽管《逻辑哲学论》时期的维特根斯坦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对语言逻辑分析的关注，但实际上，神秘的终极关怀和虔诚的宗教信念始终萦绕于他的脑际，促使他苦苦追寻神秘之域的神秘感。可以说，维特根斯坦毕生努力的方向就是为这“神秘之域”找到家园。因而我们在《逻辑哲学论》中发现了两个维特根斯坦，即受弗雷格和罗素影响而具有科学主义倾向的维特根斯坦，以及深受叔本华、克尔凯戈尔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而具有人文主义关怀倾向的维特根斯坦。尽管维特根斯坦努力的方向是为了实现后者，但是逻辑原子主义的语言分析方式并不能达到他的目标，相反却造成了两个相互分离的世界。“语言游戏”与“生活形式”理论的提出，最终为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的结合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两个分离的世界得到了统一，《逻辑哲学论》中的两个维特根斯坦也在《哲学研究》中合为一个维特根斯坦。

随着“生活形式”的发现，“神秘之域”的消失，维特根斯坦也就找到了他诊治西方哲学“疾病”的药方。他认为，“只有在语言放假的时候，哲学问题才会产生”^{[7](p29)}，“使我们感到迷惘的混乱产生于语言象马达空转的时候，而不是在正常工作的时候”^{[7](p71)}。这表明，我们的许多哲学问题，实际上是在脱离日常生活的条件下产生的，它使得人们对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些习以为常的东西倍加困惑，使得人们“不知道路怎么走”。通过“语言游戏”说，维特根斯坦指出了，只要遵循日常语言的用法习惯，从实际生活形式中发现语言的多样性用法，并中止对它的“哲学解释”，就可以走出语言的迷宫，从而治愈哲学“疾病”。这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9](p525)}正因如此，我们认为，维特根斯坦与马克思分别以语言批判和实践批判的方式完成了终结柏拉图主义哲学传统的任务。

参考文献

- [1] 乔治·亨利克·冯·赖特. 回忆维特根斯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 [2] 参见 M. K. 穆尼茨. 当代分析哲学[M].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6.
- [3] 恩格尔曼. 维特根斯坦书信集 [C]. 转引自穆尼茨. 当代分析哲学.
- [4] 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4.
- [5] 赵敦华. 维特根斯坦[M]. 台湾远流出版公司, 1988.
- [6] D. 鲁宾斯坦. 马克思的认识论和维特根斯坦的认识论[J]. 国外社会科学, 1983, (8).
- [7]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2.
- [8] 维特根斯坦. 文化和价值[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7.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The Emergence of 'Mystical Field' and its Removal ——The Predicament of Wittgenstein's Early Philosophy and its Outlet

Wu Yu-jun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Influenced by both Anglo-Saxon and German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Wittgenstein strove to find a refuge for 'Mystical Field' through the method of language analysis 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But the result is that what can be said and what can't be said are separated. In the later philosophy, Wittgenstein changed his early position. He didn't do metaphysical meditation on language. On the contrary, h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daily usage of language. Through the discussion about 'Language-games' and the 'Form of Life', Wittgenstein eliminated the boundary between what can be said and what can't be said. So the 'mystical things' are lost in daily life.

Key words: Wittgenstein; World; Mystical Field; Language-games; Form of Life

